



浙江省博物馆“镇馆之宝”滴舟

国宝滴舟出土70年后，滴舟故里窑火复燃；
雁川窑首烧，“不灭窑火”真正意义上燃遍龙泉东西南北；
一比一复刻滴舟的惊艳出窑，人们的目光不约而同转向雁川窑、转向道太、转向东区……

又见滴舟泛东区

■通讯员 吴向东

龙泉窑历史悠久，是中国陶瓷史上延续时间最长、窑址分布最广、产品质量最精、文化底蕴最深、影响范围最大的青瓷名窑，因产地在龙泉而得名。

龙泉窑考古分为东区窑址考古和南区窑址考古，龙泉东区、龙泉南区，均属考古意义上的地理概念。龙泉东区，是指紧水滩水电站坝址所在的云和县龙门乡（今紧水滩镇）以上，至龙泉城以东6公里的梧桐口村区域。该区域在行政区划上包括龙泉、云和两县（市）的5个乡镇（街道）数十个村庄。龙泉南区，是以大窑为核心的龙泉西南部区域，包括毗邻的庆元县部分乡村。

作为历史上龙泉青瓷窑址分布异常集中的重要青瓷产区，龙泉东区自然有着不同寻常的魅力和吸引力。看器、看窑、看文献，我们不妨穿越时空，触摸历史脉搏，一起感受东区曾经的荣耀与辉煌。

东区的分量

1954年4月一个雨后的清晨，龙泉道太乡上严儿村（现雁川村）村民何招弟，来到村边一个叫坑潭的地方挖黄花草，意外挖出了一只小小的瓷船。

这是一件舟形砚滴，即滴舟，全器作舟形，有仓棚和舱棚，船舷两侧置有栏杆，仓内塑有二人，为男女二人席地而坐呈交谈状。仓棚沿左边缘有一木架，棚顶有一笠帽，左边缘一着蓑衣船公作取笠帽状。器身内外施釉，色青绿亮泽，底无釉露火石红胎，舟首处留有一小孔，注水之用。该器无论人物、造型、釉色、意境，简直无可挑剔，无与伦比。

经鉴定，这只元代龙泉窑青瓷舟形砚滴，长16.2厘米、宽6.5厘米、高9.1厘米，为国家一级文物。走出万重山后的滴舟，走进了浙江省博物馆，登上了“镇馆之宝”的宝座。

据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1981年发表的《浙江龙泉青瓷上严儿村窑址发掘报告》，当时共发掘了5条龙窑，推断生产时代是南宋末至元代，该区产品质量在龙泉窑东区中属于上乘，出土的青瓷不低于大窑金村一带的水平。

翻开1994版《龙泉县志》可见，龙泉境内已发现的青瓷古窑址共计337处，其中东区达210处，占了三分之二，且大部分集中在道太乡。

东区不仅窑址数量之多，更有国保级的古龙窑。位于道太乡源口村西南约2公里，土名“杉木林”的源口青瓷窑址，是元代龙泉窑青瓷生产的一处重要窑场，面积约4000多平方米，经考古发掘，窑床结构为龙窑，长达97米。2019年，源口窑遗址作为“与现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合并的项目”，并入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窑龙泉窑遗址。

陈万里，中国近代享誉世界的陶瓷专家，故宫博物院研究员，被誉为“中国陶瓷考古之父”。1928年5月至1941年9月间，他曾不辞劳苦先后九次到龙泉考察青瓷，其间，或路过、或受乡人邀请一同赴窑址调查，先后在道太、蛤湖、前赖、大棋、丁村、杨梅岭等地考察东区古窑址。他在《龙泉西南三乡之古代窑基》一文中这样写道：“道泰（道太旧称）窑作品，尚属优秀，确为明窑。道泰东窑则发现画像而兼有文字之碗片甚多。此种物品，向不悉其出处所在，即东西洋专著中，亦属人言人殊，未曾归入龙泉作品中。此次忽然发现，数百年存疑，一日解答，中心欢愉，不言而喻。从此道泰东窑在龙泉青瓷史上，占有一席之地，殆无可疑矣。”

大量考古资料及出土器物证明，龙泉东

区窑口在南宋早期甚至北宋晚期就有一定的规模，其工艺稳定，烧制技术成熟。而且在相当一部分遗址出土的瓷器中，产品的品质非常高，比如雁川窑出土的部分器物残件，几乎可以与同一时期南区的产品相媲美，此窑址出土的器型有碗、盘、洗、罐、炉、钵等，质量极高。

国宝滴舟、国保龙窑、权威评价，无不彰显了东区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。

东区的衰落

纵观龙泉青瓷窑场的分布，不难发现，东区是有别于南区的，不同之处在于“点块”和“条线”的区别。受制于地理环境等原因，南区及一些零星窑场，均为“点块”状分布，而沿江修建的东区窑场，则呈罗棋布于瓯江两岸的“条线”上。在古代，瓯江是龙泉对外交通最主要的水路大通道，更是制瓷原料、烧窑燃料、产品运输的黄金水道。由此可见，交通便利应该是东区发展迅猛、创造辉煌的主要原因。

查阅有关历史文献，可以发现东区的规模与兴盛。

明·陆容《菽园杂记》载：“青瓷初出于刘田，去县六十里。次则有金村窑，与刘田相去五里余。外则白雁、梧桐、安仁、安福、绿绕等处皆有之。”

清·顺治《龙泉县志》有关青瓷窑的记载：“疏田（一部）、道泰（二十一都）、大其垵（二十都）、安福（二十三都）、蛤湖（二十一都）、因溪垵（二十一都），已上见存；官田、俞溪、大浪坑，已上废久。”

清·雍正《处州府志》载：“龙泉县蛤湖岭有碗窑。”

上述文献记载的白雁、梧桐、安仁、安福、绿绕、道泰、大其垵、安福、蛤湖、因溪垵、蛤湖岭等均属于东区窑场，且集中在梧桐口村以东至道太乡流域范围。

“瓯江两岸，窑窑林立，烟火相望，江上运瓷船舶来往如织……”描述的就是龙泉东区瓷业兴旺发达的景象，印证了东区青瓷产销之繁盛。

规模如此之大且窑火遍地的东区，又是如何归于沉寂的呢？滴舟出土70年来，乃至上溯到宋元时期，东区都发生了什么？

梳理龙泉青瓷的脉络，便知个中缘由。龙泉青瓷始于三国两晋，盛于宋元，南宋窑场达260多处，产品远销国内外。元代时，窑场发展到330多处，到了明代，大多数窑场仍在烧制。明·洪武《格古杂论》载：“龙泉窑在今浙江处州府龙泉县，盛产处器（青瓷）。”当时供奉朝廷、贵人用的器皿仍由“饶（景德镇）、处（丽水龙泉）等府烧造”。随着青花瓷的兴起，海上贸易之路变为西方殖民者及海盗的侵略之路，明王朝实行海禁后，青瓷外销量锐减，导致窑场纷纷关闭。到了清代，盛极几个朝代的龙泉青瓷几近凋零。清末民初，仅剩宝溪一带还在坚持烧制。烧制年代最长、窑址分布最广、外销范围最大的历史名窑——龙泉窑，就这样日渐式微。作为龙泉青瓷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东区的命运，兴衰必然一致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在党和政府的关心和重视下，龙泉青瓷得以全面恢复，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。2009年9月，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成功申报“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”，成为全球首个人选“人类非遗”的陶瓷类项目。

20世纪60至80年代，历经大白岸水电站、紧水滩水电站两次大型水利项目建设后，道太变成了滨水之乡，全乡水域面积2.2万

亩，紧水滩水库47%的水域在道太乡境内。因此，大部分窑场在道太的东区，许多青瓷窑场、水运码头不得不湮没在一片泽国之下，归于寂静。

器成在东区

今年11月2日，雁川窑复烧首窑开窑现场，人山人海。

“开窑啰！”打开匣钵，当窑温尚存的滴舟展露芳容时，惊艳了所有人。人们把目光集中在刘梁锋、刘辉平两位年轻窑主和脚下这片热土上。

刘梁锋师承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、省工艺美术大师龚益华，刘辉平师承省工艺美术大师李巧强，学习仿古青瓷制作和龙窑烧制技艺。经过十多年的打拼，两位年轻人的技艺有了长足的进步，作品多次在各类评选中获奖，被多家博物馆收藏。

从便利到闭塞，道太人对交通的优劣变故有着彻骨的感受。近年来，随着仙庆公路、义龙庆高速等重大交通项目的开工建设，道太的发展迎来了重大转机。

依托悠久的青瓷历史，丰富的古窑遗存和独特的库区山水禀赋，道太乡编制了“一核一带三图景”文旅发展规划，即以青瓷文化为核心，瓯江山水诗路为带，打造雁川村“古窑青瓷出海图”、大白岸村“寄情山水康养图”和双平村“滨水渔村共富图”。其中雁川村主要实施龙泉雁川青瓷文创之窗项目，通过建设东区青瓷展览馆，复建雁川窑制瓷基地，保护好雁川古窑址、古码头等，串联周边鲤鱼寨、月亮湾小草原等自然景观，打造集龙泉窑青瓷文化展陈、古龙窑窑烧制体验、模拟考古学术研讨及山水文旅等于一体的东区青瓷文创基地。

刘梁锋、刘辉平便是该基地首个招引入驻的青创团队。2023年，他们修筑雁川窑，一心一意复刻烧制龙泉窑瓷艺巅峰之作——滴舟。

“东区的影响力非同一般，这里不仅烧制出了国宝滴舟，更有销往世界各地的大量精美瓷器。”刘梁锋认为，东区的积淀极其厚重，但历经变故后又像一张白纸。他们之所以选择在道太创业，是因为满怀敬仰和憧憬，既为实现在人生梦想，也为东区复兴添一把火。

“我们以强村公司为业主，计划投资1350万元，盘活利用村里的闲置房屋和土地，通过项目支撑和双招双引，努力打造一个瓷艺与瓷业双向奔赴，创客和村集体互利共赢的东区青瓷文创基地。”道太乡党委书记林琪表示，经过前期努力，以研究东区青瓷文化及烧制技艺为核心的瓷业生产基地初现雏形。接下来，乡里将招引更多的青创客、手艺人入驻，让东区窑火越烧越旺。

微光成炬，星火燎原。2017年，发端于龙泉市宝溪乡溪头村的“不灭窑火——龙泉青瓷传统龙窑烧制”活动，被认定为浙江省示范级文旅融合IP。一路走来，从宝溪乡、上垵镇，到小梅镇、查田镇、兰巨乡，再到安仁镇，直至此番点燃雁川窑，“不灭窑火”已经燃遍龙泉的四面八方，成为推动文化旅游、非遗传承、青瓷产业发展的燎原之火。

窑火璀璨，器成东区。

在东区沉寂几百年、滴舟出土70年后，滴舟故里重新燃起的不仅是窑火，更是人们心中对美好未来的无限希冀。

东属木，代表生长、萌发、向上；木生火，东区必将焕发出新时代的魅力与芳华。春风十里，龙泉东区在等你！



雁川窑复刻烧制的滴舟



雁川窑



刘辉平(左)和刘梁锋(右)



雁川窑首窑开窑现场



龙泉雁川青瓷文创之窗项目规划图